

東

華

錄

東華錄卷之十五

湘源蔣良騏千之父

康熙二十八年正月

上南巡閭河初八日丙子起行 壬午駐蹕平原縣 諭

山東撫錢鈺邇年以來各省地丁錢糧已經節次豁免山東地丁正賦意欲來歲蠲除茲因巡幸至此特先諭該撫

速行曉示 甲申幸濟南府 乙酉至泰山之麓 庚寅

駐蹕鄒城縣蒞花舖 辛卯閱視中河至支河口 諭諸

臣曰朕觀此河狹隘逼近黃河之岸且自徐州北鎮口開

所出黃水及微山湖荆山口之水俱歸內運河必流入中河駱馬湖之水亦入此河若遇潦霖萬一黃堤潰決中河黃河必將混而爲一因顧靳輔曰爾當日如何籌畫開濬中河輔曰臣意開濬此河可以束水入海今若將遙堤加增修築以保固黃河堤岸當不至有患總河王新命奏曰支河口止一閘但遇壅淹必至冲壞若不草掃隨時啟閉于駱馬湖口作減水壩令泛漲之水歸入黃河再將鄭城禹王台修築以禦流入駱馬之水令歸沐河則中河可無虞矣 丁酉御舟泊金山寺 二月初三日辛丑至蘇州

丁朱至杭州 辛亥渡錢塘江 壬子親撰祭文詣禹

陵致祭文內書御名行三跪九叩禮 先是上欲親視下

河至是侍郎徐廷璽于成龍閱視回奏水陸俱難行宿頓

無所遂止 乙卯自杭州回鑾 癸亥至江寧 江南民

王來熊獻鍊金養身秘書一冊

上曰此等事朕素不信其擲還之 三月乙酉御舟至天

津由陸還宮

上諭朕閱視河道民人船夫皆稱譽前任河督靳輔且見
靳輔濬治河道隄岸堅固勞績昭然着復其原品 七月

初九日冊立皇貴妃佟氏爲皇后明年

皇后崩 九月以旱免直隸被災州縣衛所本年未征及

二十九年上半年錢糧 左都御史郭琇爲特參近臣樞

黨營私招搖撞騙罪有可誅仰請乾斷事如原任少詹事

高士奇左都御史王鴻緒等表裏爲奸罄竹難悉式拘畧

一二爲

皇上陳之高士奇出身微賤其始也徒步來京覓館爲生
皇上因其字學頗工不拘資格擢補翰林令入南書房供
奉不過使之考訂文章原未假 聞國政爲士奇者卽

當竭力奉公以報恩施于萬一計不出此而日思結納諂附大臣攬事招搖以圖分肥凡內外大小臣工無不知有士奇之名夫辦事南書房者先後豈止一人他人之聲名從未著聞何士奇一入辦事而聲名赫奕乃至如此是其罪之可誅者一也久之羽翼既多遂自立門戶結王鴻緒爲死黨科臣何楷爲義兄弟翰林陳元龍爲叔姪鴻緒胞兄王項齡爲子女姻親俱寄以心腹在外招攬凡督撫藩臬道府廳縣以及在內之大小卿員皆王鴻緒何楷等爲之居停哄騙而夤緣照管者饒至成千累萬卽不屬黨護

者亦有常例名曰平安錢然而人之肯爲賄賂者蓋士奇
供奉日久勢焰日張人皆謂之曰門路真而士奇遂自忘
平其爲撞騙亦自居之不疑曰我之門路真是士奇之奸
貪壞法全無顧忌其罪之可誅者二也光棍俞子易在京
肆橫有年惟恐事發潛遁直隸天津山東洛口地方有虎
坊橋瓦屋六十餘間價值八千金餽送士奇求托照拂此
外順城門斜街並各處房屋總令心腹出名置買何楷代
爲收租打磨場士奇之親家陳元帥夥計陳季芳開張綬
號寄頓各處賄銀資本約至四十餘萬又于本鄉平湖縣

置田產千頃大興土木修置花園杭州西溪廣置園宅蘇
松淮揚王鴻緒等與之合夥生理又不下百餘萬竊思以
寬館餬口之窮儒而今忽爲數百萬之富翁試問金從何
來無非取給于各官然官從何來非侵國帑卽剝民膏夫
以國帑民膏而填無厭之谿壑是士奇等真爲國之蠹而
民之賊也其罪之可誅者三也

皇上聖明洞悉其罪止因各館史書編纂未完着解任峻
事矜全之恩至矣極矣士奇乃不思解過自新仍怙惡不
悛當

聖駕南巡時

上諭嚴誠餽送定以軍法治罪誰敢不遵惟士奇與王鴻緒愍不畏死卽惟揚等處王鴻緒招攬府廳各官約饋黃金潛遺士奇淮揚如此則他處又不知如何詐索矣是士奇等之欺君滅法背公行私其罪之可誅者四也更可駭者王鴻緒陳元龍鼎甲出身亦嚴然士林之翹楚竟不顧請議爲人作壘斷而不以爲恥且依媚大臣卽人之所不屑爲者亦甘心爲之而不以爲辱苟圖富貴敗傷名教豈不玷朝廷而羞當世士哉總之高士奇王鴻緒陳元龍何

楷王頊齡等豺狼其性蛇蝎其心鬼蜮其形畏勢者既觀望而不敢言趨利者復擁戴而不肯言臣若不言負罪滋大故不避嫌怨仰請立賜罷譴明正典刑人心快甚天下幸甚得

旨高士奇王鴻緒何構陳元龍王頊齡俱著休致回籍該部知道 命王安國以刑部左侍郎銜管奉天府府尹事
陸辭

諭曰奉天爲根本重地今聞遊民甚多務農者少一遇旱淹卽難補救爾至任當勸民務農嚴察光棍游手之徒奉

天田土旂民疆界相錯丈量明白以旂人餘地付之莊頭
前府尹金鑑奏請將旂人餘地俱與百姓耕種征收錢糧
所見甚小今已另遣官前往丈量雖係彼處戶部之事爾
在地方亦須公同詳察永定則例 漕運總督徐旭齡疏
請釐三害云隨漕例有增裁原爲貼軍而設乃有司私增
更甚于軍每石少以錢計多以數錢計南兵軍局恤伍項
原無增裁今統歸太糧征收仍難扣減宜革者一隨漕例
有潤耗原爲貼兌而設乃有司私耗更浮于兌每石少以
斗計多以數斗計白糧已編有辦束包令又另加春辦米

包索銀宜草者二至盤費脚價江浙官無額編民間私貼
每石銀三五分米三五斗乃湖北已編有折銀二千九百
餘兩每石復幫貼銀一二兩江西已編有脚費銀三萬四
千五百餘兩每石復征水脚銀三錢五分宜草者三又請
籌三便云各省給軍欸項有減存抵欠銷算者勢須糧道
給放其隨漕增截銀兩亦彙解道庫一解一給旂丁反受
扣減請停止彙解竟歸州縣給發使一運丁行月糧遇有
災傷停缺例請撥補有康熙十二年間除荒銀兩至二十
一年仍未准給旂丁不沾實惠請停止除荒竟入現運項

下得應寬之用便二至船少帮多爲病尤甚浙江帮次有
可合一帮者請附歸併可省二十餘帮便三俱下九卿議
行 十月諭直撫于成龍直隸地方朕屢諭免錢糧百姓
竟無起色今年荒旱比往年更甚朕在深宮俯念民生困
苦衣食艱難胥吏焦勞時欲流涕業經遣官察賑復與蠲
免正供地方大小各官遇此荒年束手無策于民何益爾
等受國厚恩爲民父母寧獨不愧于心當思良法使貧民
不填溝壑以副朕軫念閭閻至意 副都御史許三禮疏
劾原任刑部尚書徐乾學曰竊惟

聖主必需賢佐愆食不外遠好大小臣工幸逢

聖主應爲賢臣乃有原任刑部尙書徐乾學者不顧品行
律身不嚴致被罪臣張汧所供蒙

皇上寬仁不加譴責卽宜引咎自退乞 命歸里又復優

柔繫戀潛任長安乘招修史爲名出入禁廷與高士奇相
爲表裏物議沸騰卽無官守落得招搖納賄其子試御史
徐樹穀不遵成例朦朧與考明有所恃獨其弟徐秉義文
行兼優實係當代偉人原任禮部尙書熊賜履理學醇儒
可稱千古人品臣職居言路知而不言卽爲不忠俯採輿

論直陳賢好乞卽

召用熊賜履徐秉義以佐盛治徐乾學既無好行止自無
好議論既無好事業又有好文章應逐出史館以示遠奸
徐樹穀尙書之子中堂之姪身爲御史太覺招搖應調部
屬以遵成例臣不避嫌怨披瀝直陳旨所奉事情著徐乾
學明白回奏熊賜履原係簡任大臣朕所深知已經起用
現在丁憂許三禮請卽召用殊屬不諳著飭行乾學回奏
憲臣謂臣律身不嚴致罪臣張汧所供臣若果受張汧一
錢臣甘寸磔祗以臣爲台長聞知汧狼籍屢向僚屬斥言

其罪汧知而恨臣遂肆評議業蒙

皇上洞鑒臣以性不諧俗遭人嫉忌具疏懇歸田里蒙恩
准解部務仍領各館總裁臣早夜編摩每隔數日入直與
高士奇等共訂書史校讐御選古文此外一無干涉臣在
任之日尚且嚴絕苞苴豈解任以後反行招搖納賄愚臣
忽云潛任忽云招搖皆臣所惶惑不解者臣子樹穀考選
經吏部及臣弟元文奏明其時大臣子弟與考並不止臣
子一人

皇上特恩簡用安得朦朧皆由臣平時好講忠孝大義言

論時或嚴切易以招尤乞賜罷斥歸田並罷臣子言職以
安愚分疏並下部察議以所劾招搖納賄皆無實據卽朦
朧考選亦不確三禮應降二級調用議甫上三禮復疏爲
特參大臣紊亂國制筆墨開端謹擬實題參仰祈嚴勅窮
究以杜專擅之漸以垂永久之制事竊惟

聖朝律例三品大臣子弟不許考選科道成例遵行已久
無敢紊越獨原任刑部尙書徐乾學胆恃胞弟徐元文
欽點入閣勢紊成例遣于赴考現在補職臣屬堂官具疏
題明蒙

皇上着乾學明白回奏而乾學將自己潛住招搖穢跡欲以奉 旨留京一語蓋之徐樹穀違例考選指稱吏部題請閣臣奏明等語鉗制言官要見

皇上之留徐乾學者留于史館辦事豈留潛地招搖物議沸騰閣臣之奏明者不過奏避閣卷之嫌疑豈有題破歷來之定例今乾學不引咎悔過反執吏部閣臣之請雕琢字眼粉飾要旨欲坐臣以指謬不實之例而使樹穀仍居御史之職明欲肇實開端紊亂國制專擅之漸不可不防更奇乾學律身不嚴教子無方竊跡昭著有案有據尙敢

肆口妄言好講忠孝大義希圖竄竊 聖恩不得不列款

糾參懇乞窮究逐件刑訊並嚴飭吏部將題請徐樹穀與
考之疏閣臣啟奏之疏檢發會議以服衆心所有賍款次
列于左 一乾學于丁卯鄉試戊辰會試在外招搖門生

親戚有名文士各與關節務期中式有蘇州府貢生何焯
往來乾學門下深悉其弊特仿會試墨卷序文寓言諷刺
乾學聞知卽向書舖將序抽燬囑托江蘇巡撫訪拿何焯
至今未結 一乾學發本銀十萬兩交塩商項景元于揚
州貿易每月三分起利本年七月間着伊孫婿史姓家人

李湘押同景元于八月二十四日到京算賬共結算本利
十六萬兩又布商程天石新領乾學本銀十萬兩在大蔣
家胡同開張當舖其餘銀號錢桌發本放債違禁取利怨
聲滿道 一乾學以門生李國亮爲江蘇按察司代爲料
理國亮差到管家送銀一萬兩交乾學管家吳子彥吳子
章收過節送銀四百兩小禮四十兩生日送銀一千兩吳
子彥爲張汧事發逃回吳子彥胞弟子章收伊弟元文入
閣辦事國亮差管家劉姓送賀禮五千兩交吳子章收繳
一乾學認光棍徐紫賢徐紫書二人爲姪通同扯絳得

賍累萬紫賢紫書現造爛面胡同花園房屋書辦之子一朝富貴胡爲乎來乾學之賍半出其手 一乾學伊第拜相之後與親家高士奇更加招搖以致有去了余秦檜來了徐嚴嵩乾學似龐涓是他大長兄之謠又有四方寶物歸東海萬國金珠送澹人之對京城三尺童子皆知若乾學果能嚴絕苞苴何以有如此醜語耶 一乾學遣弟徐宏基遍遊各省名爲拙豐獨于河南磁州彰德等處留戀一載有餘放賭宿妓良民受害怨聲載道 一乾學買憲臣傅感丁在京房屋一所價銀六千餘兩買學士孫在豐

在京房屋一所價銀五千五百兩買墓天順無錫縣田一萬頃京城繩匠胡同半截胡同與橫街新造房屋甚多不能枚舉蘇州太倉崑山吳縣長洲常熟吳江等州縣俱係徐府房屋田地 一乾學之子徐樹屏徐樹聲子甲子科貢緣中式弊發黜革行止有虧莫此爲甚 以上各款百未盡 一乾學身愛國恩乃敢植桃李于一門播腹心于九州橫行聚斂不顧枉直順之則生逆之則死勢傾中外權重當時朝綱可紊成例可滅伏乞

皇上立賜處分國家幸甚萬民幸甚徐元文奏辨曰三禮

因叅臣兄乾學不實知吏部已議降調遂誣列臣兄多欺
并誣及臣謂曾收李國亮賀儀五千兩臣與國亮雖會相
識初無交涉三禮以不根之詞橫肆污蔑即使孤竹復生
何難指爲盜跖

聖明在上必能洞察其誣國亮三禮皆可互質也臣初入
閣時曾聞有人粘貼榜紙此乃忌嫉臣兄弟者布散流言
以圖傾陷耳夫匿名榜貼律禁至重又屢奉嚴諭申飭地
方官不行查拿有處分定例三禮既佐理憲綱聞知正宜
痛懲乃公然引入奏章指爲証據則三禮必深知造榜之

人與匿貼所由來矣總之臣兄弟直道自處不免招尤而不悅臣兄弟者遂欲一網盡之三禮向者考選之後曾請執弟子禮臣以于義不可始終拒之今于數日間忽而誣臣兄又忽而誣臣殊難測憶臣荷

恩深重一旦爲人排繫致無影之詞溷入聖聰跼蹐惶恐無地自容伏祈

皇上立賜罷斥庶臣心稍安疏入得

旨許三禮旣爲言官凡有糾叅自應據實指陳前叅乾學疏內何以不一併指出乃于部覆議處之後復行列款具

奏明係圖免已罪著嚴飭行該部知道尋命免許三禮廟
用仍留任御史張星法劾山東巡撫錢珏貪黷劣蹟珏
奏辨所劾悉誣由郭琇會致書于珏屬荐卽墨令高上達
等未允琇挾嫌使星法誣劾事下法司鞫訊未定獻琇奏
左都御史馬齊于會訊時多方煅煉必欲坐以指使誣劾
之罪

上責琇疑揣法司尋法司以星法誣珏擬革職琇致書屬
荐事實應革職擬杖折贖奏上星法降二級留任

上念琇平時鯁直敢言從寬免革職治罪降五級調用

十一月徐乾學疏言臣年六十精神衰耗祇以受恩深重
依戀徘徊憲臣許三禮因議先賢先儒坐位其言皆不合
經典臣與九卿奏對之時斥言其非本以公事相爭不謂
觸其私怒捏造事款逞忿劾臣幸

聖主洞燭幽隱欣荷再生但臣方寸靡寧不能復事鉛槧
且恐因循居此更有無端彈射乞恩終始矜全俾得保其
衰病之身歸身先臣邱隴庶身心閒暇願比古人書局自
隨之義屏跡編摩少報萬一得 旨卿學問淹博總裁各
館書史著有勤勞覽奏請歸省墓情詞懇切准假回籍書

籍著隨帶編輯並賜御書光儀萬丈扁額 十一月以旱
災免武昌等府二十州縣四衛所二十九年上半年地丁
錢糧荊州安陸所屬九州縣四衛所本年未經征收及二
十九年上半年錢糧 理藩院題烏斯尼哈白塔住持喇
嘛羅卜臧宜寧等稱伊師喇木占巴喇嘛復轉生于世祇
請往聚

上曰蒙古之性深信詭言但聞喇嘛胡土克圖胡必爾汗
不計真僞便極誠叩頭送牲畜等物以爲可获福長生至
欲蕩家產不顧而好尤之徒得以行詐漫謂能知前生之

事惑衆欺人網取財帛牲畜敗壞佛教諸蒙古篤信喇嘛
久已惑溺家家供養隱其言而行者甚衆應將此等詐稱
胡土克圖者嚴行禁止 十二月定鄂羅斯邊界于格爾
必齊阿勒滿漢及鄂羅斯喇第納蒙古字于上

康熙二十九年四月大清會典告成 五月吏部以行取
知縣事請旨 命九卿以平昔所知舉奏尋尙書王鵬舉
清苑知縣邵嗣堯尙書李天馥舉三河知縣彭鵬靈壽知
縣陸隴其徐元文舉麻城知縣趙蒼璧准行取 五月兩
江總督傅拉塔疏言凡爲人臣宜感戴

上恩不負養育乃有不遵法度彼此施威朋比背恩以官職爲生理公然受賄擾害地方如巡撫洪之傑原任刑部尙書徐乾學大學士徐元文並伊等子姪穢跡謹卽列陳之一康熙二十八年徐元文陞任大學士洪之傑諂媚製金字大匾一方旂桿二根旂上金鑄瑞叶金甌泰開玉燭八字委督糧同知姚應鳳賫至徐元文門前樹立復送賀儀一萬兩徐元文之子舉人徐樹本親收一康熙二十八年原任松江府知府趙寧投拜徐元文門下餽銀一千兩徐元文之姪徐樹屏徐樹敏親收一康熙二十八年松江

常三府採買青藍布解部以少價賣多銷銀一萬四千餘兩洪之傑趙寧徐樹本等分肥一徐元文之子徐樹聲自京到巡撫衙門稱有要緊密信因開門稍遲喝打門吏洪之傑聽聞忙卽大開中門鳴鑼擊鼓作樂迎進衙役路人皆爲恥笑一洪之傑于康熙二十八年因重犯減等案內部議革職蒙

皇上寬宥降級留任而元文乾學冒恩以爲己力洪之傑將銀二萬兩令原任松江府知府趙寧送徐樹本收一康熙二十八年閭門外居民欽涑欽鼎丞彼此爭訟徐樹敏

見欽鼎丞家裕囑託巡撫令欽淥欽宸樞捏告詐欽鼎丞銀一千兩交與伊家人徐孔昭李孔章兌收一徐樹聲兄弟前往蘇州府承天寺內瓊琅山房惡僧等富厚詐銀一千兩囑巡撫止留瓊琅山房之僧餘房僧盡皆驅逐後被逐之僧及衆百姓爲留惡僧反將好僧逐出公憤怨恨一徐樹本唆王揖植之母告同縣監生李端匏久不葬親詐得李端匏銀四百兩一康熙二十九年葑門外果子行陸雲椿韓雲若二人爲爭行業買賣徐樹本詭令伊親湯機先湯在治生理勒得陸雲椿銀二百四十兩一徐樹屏庇

護光棍徐長民將徐長民仇家生員黃中堅聲言必受其害嚇詐黃中堅金四千兩田抵六百兩又將黃中堅交與光棍徐長民被毆折指一徐樹聲徐樹本等將伊銀米自六月放出千十月交收起息銀每兩五六錢米每石五六斗重利剋剝貪民不能償還卽差家人打罵貧民難受致將妻子典賣畏其勢力不敢告理一徐乾學徐元文將伊子姪田地均填人名下每年拖欠錢糧不管官員議處以勢欺壓終不完納所有崑山縣知縣總爲錢糧革職降級不得陞任者多一徐乾學于本年三月內回籍卽于

四月內欲沽名譽囑託蘇州府貢監胡三錫周鄰詩等具呈巡撫洪之傑違例建造生祠于虎邱山上一徐樹本徐樹聲徐樹屏徐樹敏家人徐孔昭高彬甫吳漢周曹尔玉蘇雲生金正昌等往來蘇城輪番更替馬弔演劇無虛晝夜勒索崑山知縣船夫承攬大小衙門事件蘇州府城東有毛上列西城黃聖微間門外有顧思誠處處差遣打聽有業之人捏告信息蘇州民人皆稱爲拉緯擺渡船怨恨切齒無可奈何總之徐元文等至富至貴尙不知足以皇上之仁恩邀爲己力招搖權勢恐嚇通省官民顛倒是

非得受銀錢又縱放如虎如狼子姪家人出入大小衙門
擾害地方又復唆使爭訟重刑累民收惡徒爲羽翼世世
相扶以圖富貴而地方之大臣如巡撫洪之傑又趨炎附
勢爲獻媚應付有司皆畏無不逢迎官旣逢迎而累及小
民矣若臣畏惧伊等親友門生之衆于其犯法害民至奸
至暴不行題奏有負

聖主養育重恩難免大罪矣疏人得

旨所叅各款從寬免其審明徐元文著休致回籍 六月
尙書阿喇尼紀爾他布等報我師與厄魯特戰于烏爾會

河失利 七月噶爾丹深入烏朱穆秦地命裕親王全福
爲撫遠大將軍皇子允禔副之出古北口恭親王常寧爲
安北大將軍簡親王雅布信郡王鄂禮副之出喜峯口內
大臣舅舅佟國綱佟國維大臣索額圖明珠阿密達都統
蘇裕喇克遜彰春阿席坦諾邁護軍統領苗齊納揚岱前
鋒統領班達爾沙邁圖俱叅贊軍務尋停止恭親王兵命
康親王傑書等率軍往會裕親王軍駐歸化成

上巡兵至博洛河屯回鑾 八月索額圖疏言濟隆胡土
克圖使人拉木拉木巴噶爾呼使人尊多伊格蘇爾王營

請以土謝圖汗澤卜尊丹巴界之視來人形狀甚覺倉皇
有窺探大軍意厄魯特現至烏蘭滾倘險結營祭旂誦經
距我軍僅四十里 裕親王等疏報聞厄魯特屯于烏蘭
布通 八月初一日列兵徐進自未時交戰至掌燈時大
敗之斬殺甚多以昏夜地險收兵徐退 上大喜焚香謝
天 裕親王疏報擊敗噶爾丹次日卽前進剿殺餘寇見
噶爾丹據險堅拒遣伊拉古克三土克圖來復請以土謝
圖汗澤卜尊丹巴界之初四日濟隆率弟子七十餘人來
臣思噶爾丹于戰之次日屢遣人來必多窘迫臣等卽欲

進剿則厄魯特據險堅拒俟其往來講解以待盛京烏喇
科爾沁諸軍至齊夾擊 尋大臣議大將軍王等既大敗
厄魯特乃不卽行勦滅明知濟隆行說以誤我軍而故聽
之豈不坐失事機 旨命作速進勦且切責之 命都統
希福馳赴裕親王軍前叅贊軍務

諭大學士等允禔聽信小人讒間之言與裕親王不協妄
生事端私行陳奏必致僨事著撤回京 先是裕親王等
疏言噶爾丹迫于追襲自什拉木穆楞河載木橫渡大稻
山連夜遁走于剛阿腦爾臣等欲追而馬力不能前進又

恐噶爾丹去遠因與濟隆胡土克圖約使噶爾丹近我而止以禮定好遣人偕往諭之至是又言噶爾丹使人持書至告曰噶爾丹博碩克圖跪于威靈佛前誓曰若違此書惟佛鑒之其書云今倘蒙

皇上惠好自此不敢犯喀爾喀臣等許其歸好尋王大臣等議噶爾丹乃極狡詐之人屢遣人以立誓爲詞今又劫掠克西克騰之三佐領矣但王等親在軍中事皆目擊應准所奏命噶爾丹堅誓而釋之王等仍駐彼探噶爾丹遠去實音令蘇爾達軍照常防守從之裕親王等言我

使伊拉古克三賁噶爾丹奏章還其詞曰伏蒙鑒照下情
普使安全正在歡忭謹上書爲永遠不絕之信誓又使人
云噶爾丹頂佛像設誓曰

皇上卽佛天乞宥我罪凡有諭旨謹遵行今往界上駐劄
候旨尋又據濟隆持噶爾丹誓書來且述噶爾丹之言我
蒙王及皇子大臣見怜我正懼忭云尋議噶爾丹不敢抗
拒天威設誓請罪請准所誓令出邊候旨另行請旨撤兵
許之以勅諭噶爾丹以噶爾丹雖降入殊狡猾乃派大兵
備之江寧巡撫洪之傑以吳江縣屬空漕項事涉前任

郭琇應赴質牒山東巡撫佛倫佛倫因劾琇休致違例逗
留希圖復用請革職逮治又劾琇伯父郭爾印係明季御
史黃宗昌家僕琇父郭景昌原名爾標曾入賊黨伏法琇
私改父名濫請

封典應予追奪部議應如佛倫所請並革琇頂帶逮赴江
寧勘治干是琇坐侵收運船飯米二千三百餘石事發彌
補罪部議充軍得 旨寬免 九月免直隸順天保定河
間真定順德廣平大名所屬並宣府被災等處二十八年
未征地丁錢糧及二十九年上半年應征錢糧 兵部請

弛養馬之禁聽從民便從之 十月 諭曰凡擬撰文章

係翰林官職掌理當加意詳慎克肖其人何可意爲輕重
今覽楊瑄所撰內大臣都統公舅舅佟國綱祭文引用王
彥章事蹟極其悖謬朕見所撰祭文每於旗下官員多隱
藏不美之言於漢人則多鋪張粉飾是何意見並傳張英
及撰文者以從前姚文然魏象樞葉方藹祭文與此祭文
較看尋准部議編修楊瑄草職發奉天入旂當差張英草
去禮部尙書仍管翰林院詹事府事噶爾丹遁出汛界具
疏謝罪撤回裕親王兵及防守遵化州綠旂兵十一月薙

賴喇嘛率西海諸台吉及噶爾丹具疏請上尊號不允
信郡王鄂扎泰奏裕親王等既經戰勝不乘機勦滅反行
文禁止蘇爾達等進兵致窮寇逃遁

上從寬罰俸有差 湖廣總督丁思孔以偏沅巡撫于養
志在任守制題請御史陸隴其疏言天下當承平之時湖
南非用兵之地無借于養志在任守制若因督臣之題請
而留將來督撫丁憂皆將援此爲例其不奪情者鮮矣名
教自此而弛綱常自此而壞關係世道人心非淺也
上覽疏卽以順天府尹王樸代于養志爲偏沅巡撫

東華錄卷之十六

湘源蔣良騏于之父

康熙三十年正月先是噶爾丹認罪立誓上書請降
上以噶爾丹狡詐宜發兵預備至是授都統瓦岱定北將軍
往張家口都統耶談安北將軍駐大同 聞噶爾丹劫掠
墨爾根濟農巴圖爾額爾克濟農向青海而去命陝西西
安將軍總督等帥兵于寧夏備之 戶部以大兵征噶爾
丹軍用浩繁奏行輸運糧草准作貢監及紀錄加級復級
封贈與捐免保舉例御史陳壽奏請刪捐免保舉條而增

捐應陞先用部議不准御史陸隴其疏言捐納一事原非
皇上所欲行不過因一時軍需孔亟不得已而暫開若許
捐免保舉則與正途無異且督撫保舉之人必曰清廉方
可合例保舉可捐納是清廉可捐納而得也至于捐納先
用大抵皆奔競躁進之徒多一先用之人即多一害民之
人此皆不待辨而知其不可者也臣更有請者竊見近日
督撫于捐納之員有遲之數年既不保舉又不糾劾者不
知果清廉乎非清廉乎抑在清濁之間乎夫旣以捐納出
身又不能發憤自勵則其志趣卑陋其于污下可知使之

久居民上其荼毒小民不知當何如乞勅部通稽捐納之員到任三年而無保舉者卽行開缺休致庶吏治可清選途可疏而民生可遂矣疏入下九卿議尋議先用未准止捐免保舉實無碍正途若定限到任三年而無保舉者卽行休致則營求保舉奔競益甚應俱無庸議談上得

旨保舉一條着會同陳菁陸隴其再行詳議及議陳菁與九卿等並言事例已行次年三月卽停止可不必更張隴其遂獨爲一議曰捐納一途實係賢愚錯雜惟恃保舉以防其弊雖不敢謂督撫之保舉盡公然尙愈于竟不保舉

也今若并此去之何以服天下之心卽貪污之輩自有督撫糾劾而其僥倖獲免者遂與正途一体陞轉雖有次年三月停止之期而此輩無不先期捐納卽無不一體陞轉未可云無碍也至于到任三年無保舉者令休致謂恐近千刻不知此輩由白丁捐納得官其心惟思償其本錢何知有

皇上之百姓踞于民上者三年亦已甚矣又可久乎况休致在家仍得儼然列于搢紳爲榮多矣若謂將屆三年輒營求保舉此在督撫不賢則誠有之若督撫賢何處營求

且即使督撫不賢亦必不能盡捐納之員而保之此休致之議亦從吏治民生起見未有吏治不清而民生可遂者未有仕途龐襍而吏治能清者俱難無庸議者也于是陳壽與九卿等各爲一議曰捐納官員倘有劣跡可隨時糾劾捐納保舉之後仍按俸陞轉督撫旣未保舉必無徇庇之情而官之賢否自有分別何虞龐襍至致仕三年之內雖無奇政動上官之保舉亦無劣蹟來下民之告發卽爲安養無事之官何可勒令休致以從前急公之人附八法之末乎且天下何地無才何途無品賢郎始自漢文而文

章如司馬相如政事如張釋之皆以貴郎顯故國家用人不
必分其門而阻其途實政惠民不必格成議而徇迂見
尔者軍需孔亟計各項之捐納人少而保舉之捐納人多
是以增例此項陸隴其不計緩急輕重浮詞粉飾寸步難
行致捐納之人猶豫觀望緊要軍需因此遲悞務虛名而
債實事莫此爲甚應革職發往奉天安插議上

上曰陸隴其居官未久憎憤不知事情妄昧陳奏理應依
議處分念係言官著加恩寬免 二月策妄阿拉布坦及
阿奴等遣使奏與噶尔丹交惡始末厚賜遣之 賜噶尔

丹勅畧曰喀尔喀逃來人言汝厄魯特牲畜已盡無以爲
食人被疾疫死亡相繼其移近邊汎當加恩厚賜如決計
人降益從優撫養 四月

上親巡邊外令蒙古編立喀尔喀七旗與四十九旗等

五月癸卯回宮

禮部會議會試應于南北中卷內再分

江南浙江爲南左江西湖廣福建廣東爲南右直隸山東
爲北左河南山陝爲北右四川雲南爲中左廣西貴州爲
中右從之 大學士伊桑阿等以喀尔喀臣服請上尊號
不許 山東巡撫佛倫翰濰縣知縣朱敦厚加政火耗事

勅徐乾學曾致書前任巡撫錢珏徇庇部議乾學與珏均革職先是乾學未罷歸時嘉定知縣聞在上爲縣民告發私派事革任究擬閱二年不結至是按察使高承爵窮詰聞在上追憶未告發時因徐樹敏聲言私派有于功令曾以贓銀二千兩餽之至告發追還論樹敏嚇詐取財應校江寧巡撫鄭端因劾奏休致左都御史王鴻緒曾受聞在上餽銀五百兩爲之設計私派亦于告發後退還應與不約束子弟之徐乾學並勅部嚴議部議乾學已革職免王鴻緒應令總督審供定擬尋奉 詔嚴戒內外各官

私怨交尋牽連報復于是釋鴻緒弗問乾學于樹敏亦贖罪七月瓦岱言臣等至克魯倫哨探噶爾丹遁去已久遂回軍 蜀七月川陝總督葛思泰疏報臣差副將陳祚昌等哨探至昌寧湖有巴圖爾額爾克濟農之弟博際將往西海遣喇嘛借名來言請在昌寧湖牧馬隨遣官兵四面進勦大敗之殺蒙古兵五百餘博際遁走 九月免河南三十一年錢糧並漕糧及山西陝西被災州縣錢糧十月免河南陽武等二十三州縣本年分旱災額賦有差及山西岳陽等八州縣本年分蝗災額賦有差 免江南

與化縣本年分蝗災額賦 十一月免陝西渭南等二十
一州縣本年分旱災額賦有差 免河南滎陽等二十六
州縣本年分蝗災額賦有差 免陝西西安鳳翔被災等
處三十一年額征銀米 命山西省撥銀二十萬兩解赴
陝西賑濟飢民 免陝西寧州鎭原縣本年分雹災額賦
有差 免湖廣沅州等三州縣本年分水災額賦有差

免雲南昆明等十州縣本年分水災額賦有差 免直隸
霸州等二十四州縣本年分旱災額賦有差 十二月諭
戶部湖廣江西浙江江蘇安徽山東應輸漕糧自康熙三

十一年始以次名蠲一年 免直隸永清等五十三州縣
衛本年分旱災額賦有差 是歲人丁戶口二千三十六
萬三千五百六十八田地山場畦地五百九十三萬二千
六百八十四頃零七十畝有奇征銀二千七百三十七萬
五千一百六十四兩有奇米豆麥六百九十五萬二百八
十一石有奇草二百八萬三千四百六十五束茶十五萬
七千四百五十三引行鹽四百三十三萬五千八百六十
引征課銀二百六十九萬七千七百五十一兩有奇鑄錢
二萬八千九百九十二萬一千五十有奇

康熙三十一年正月初一日午刻日食

命督撫等令各州縣積貯米穀

上御乾清門取性理展閱謂諸臣曰律呂新書所言算數專言徑一圍三之法朕觀此法必不能合蓋徑一尺則圍當三尺一寸四分一釐有奇若積累至千百丈所差至四十六有奇等而上之外錯可勝言耶因取方圓諸圖指示諸臣曰所言徑一圍三止可算一角之數若圍圓則必有奇零理甚明顯朕觀八線表中半徑勾股之法極其精微凡圓者可以方算開方法卽從此出至隔八相生之說聲

音高下循環相生復還本音必須隔八此一定之理隨命
樂人取笛和瑟次第審音至八聲仍還本音又曰算數精
審卽河道開口流水亦可算晝夜所流分數其法先量開
口濶狹計一秒所流幾何積至一晝夜則所流多寡可以
數計矣 先是欽天監題本年正月初一日辛亥日食查
占驗有大臣黜近臣有憂等語 諭大學士曰自古不肖
大臣正法者頗多此皆繫於人事凡占候當直書其占語
今往往揣度時事附會陳說可傳諭之 諭大學士等前
者進呈明史諸卷命熊賜履校讐賜履寫簽呈奏於洪武

宣德本紀嘗講甚多朕思洪武係開基之主功德隆盛宣德乃守成賢辟朕自反厥躬於古聖君亦不能遠何敢輕議前代令主若表揚洪宣朕尚可指示詞臣撰文稱美倘深求刻論朕不惟本無此德本無此才亦非意所忍爲也至開創諸臣若撰文臣事實優於武臣則議論失平難爲信史爾等當知之 二月命禮部尚書熊賜履往江南察審運河同知陳良謨訐告河道總督王新命勒取庫銀事鞫新命及良謨挪移事實論罪如律 以靳輔爲河道總督 三月侍衛阿南達報巴圖爾額爾克濟農以絕根窮

因來降尋率其子雲木春台吉來朝 四月諭戶部動支
庫銀一百萬兩速赴陝西以備散給軍需賑濟飢民上御
瀛臺內澤豐園澄懷堂尙書庸勤納奏曰聞黑龍江日長
夜短雖晚日落不至甚暗不知何故

上曰黑龍江極東北之地日出日入皆近東北方所以如
此 十月以陝西西安等處連歲飢荒繼以疾疫免所屬
府州縣衛所三十二年地丁錢糧及從前積欠

諭大學士等近日光祿寺奏停薦新芽茶朕思凡物解宜
均于地方百姓有累省一件如去一病凡有類于此者俱

宜停止其各省慶賀長策每次遣官賫送煩擾勞苦尋議
按期交與督撫彙齊賫送停止遣官 十一月工部覆河
督靳輔言高家堰加築小堤中河挑濬河溝增高遙堤添
造閘口俱應如所請

上曰中河甚爲有益靳輔欲挑濬河溝加高遙堤以塞張
家莊運口修駱馬湖東西石閘水漲之時開之使流水落
之時塞之使聚其言猶可至于高家堰堤外欲築一小堤
此豈可乎且承受洪澤湖大水全爲高家堰是賴高家堰
之堤築之使其益堅則可其外築一小堤有何益哉尙高

家堰之堤衝決一小堤能復之乎此皆靳輔執其向時意見而行之也 九卿議覆靳輔言于黃河兩岸栽柳種草設立涵洞應如所請其挑濬河溝引水淤塞堤下積水之處又引水淤塞邳州低窪之處應令該督妥核議奏 上曰黃河水勢湍迅倏而彼處深此處淺倏而船被阻淤變遷無定欲引黃河灌使淤平窪地事屬危險朕斷不敢輕信著不准

康熙三十二年正月差閩河工大學士張玉書等遣以河圖進呈奏曰前諭旨所云小堤無益極是

上曰朕探之事理以爲無益爾等所議甚當 三月以秦
省旱荒遣皇長子允禔祭華山 八月

上諭廣西四川雲貴四省俱屬邊地土壤瘠瘠民生艱苦
屢歲應施恩卹廣西康熙十六年通省錢糧十七十八兩
年民欠錢糧貴州康熙二十二年秋冬及二十三年春夏
地丁錢糧又貴州四川康熙二十五年未完及二十六年
應征錢糧雲南康熙二十七年以前屯地積欠錢糧俱經
次第蠲豁茲再沛優恩所有三十三年四省應征地丁銀
米着通行蠲免 廣西撫工啟元奏粵西武生甚少請停

本年武闈鄉試從之 十月

上諭給事中彭鵬奏今科順天鄉試疏內有請朕親審語是謂諸大臣皆不可信矣雖彭鵬亦可信乎况治天下當崇大體如大小事皆朕一人親審則庶務何由畢理卽依彭鵬所奏將徐焯等親問必將刑具取入宮內刑具乃不得已而用之者朕亦何忍見之彭鵬既係言官當勸朕寬大和平乃請親行刑訊朕實不解也 免陝西西安鳳翔二府被災州縣衛所三十三年地丁銀兩及江南六合縣本年水災額賦有差 免山西沁州定襄武鄉三州縣木

年霰災額賦有差 免山西蒲州本年水災額賦 鄂羅斯察漢汗遣使進貢

上曰鄂羅斯人林頗健從古未通中國距京師甚遠自嘉峪關行十一二日至哈密自哈密行十二三日至吐魯番吐魯番有五種部落過吐魯番卽鄂羅斯之境聞其國有二萬餘里漢張騫出使西域或卽彼處史載霍去病曾出塞五千里想或有之令塞外尙有碑記可考至外藩朝貢雖屬盛事恐傳至後事未必不因此反生事端總之中國安寧則外蠻不作故當以培養元氣爲根本要務耳 十

一月

上謁 孝陵雲督范承勲近覲米峪口

上諭曰爾係盛京舊人爾父兄累朝効力爾兄又爲國盡
節朕因見爾思及爾兄心爲慘切不見爾八九年矣爾鬚
髮皓白如今因郊外寒冷將朕貂帽貂褂白狐腋袍賜爾
此時更換恐受風寒明日可服之來謝恩 賜御書世濟
其美匾額

上諭大學士等朕每日聽政必千辰刻中御門開部院奏
事大臣每日千黎明時齊集午門外久候方始入奏迨奏

畢復各歸署理事無乃過勞朕觀大臣內有年及六旬者亦有六旬以上者此後于家中各進糜粥按時來奏亦不遲悞大臣節勞養體亦可多爲朕効力數年可傳旨令知之免江南高郵等四州縣本年分水災額賦有差以畿輔米價騰貴嚴禁順永保河四府屬造蒸燒酒免順永保河四府三十三年地丁銀米及歷年舊欠十二月免江南清河縣本年分水災額賦

諭大學士等朕軫念日政務簡少每日啟奏大臣中有年邁者甚屬勞苦自後年六旬以外大臣令其量力間二三

日一來啟奏至摺本內遇要緊事朕有旨傳進爾等方來
請旨若無朕旨爾等將摺本彙齊亦間二三日一來啟奏
免湖廣興國江夏四州縣本年分旱災江南泰州興化
縣山西河津榮河二縣浙江餘姚等三縣本年分水災額
賦有差

康熙三十三年三月免山西平陽府澤州沁州所屬康熙
三十年三十一年未完地丁錢糧及借賑銀米五十八萬
一千六百餘兩米豆二萬八千五百八十餘石 四月理
藩院題今歲編審外藩蒙古四十九旗人丁共二十二萬

東華錄

卷十六

主

六千二百七十有奇內除隸公主郡主王貝勒貝子公額駙台吉等三萬一千五百九十六丁外餘十九萬四千六百七十餘丁三丁內著一丁披甲應披六萬四千八百九十一甲下所司知 賜第已金印文曰掌瓦赤喇坦喇達賴喇嘛敕宏宣佛法王布忒達阿白地之印 李光地聞母喪得

旨提督順天學政關係緊要李光地特行簡用着在任守制光地疏言苦塊餘生重荷 聖恩之厚 聖知之深敢不以殘喘自効願虫蟻微情乞給假治喪往返九月于本

年十二月抵任并日夜之力歲科兩試可以看閱周詳報竣無誤御史沈愷曾楊敬儒文章論劾一言光地以

君命爲重當于三年考畢之後回籍終制乃聞其請假九月即使星夜奔馳將來歲科兩試勢必潦草塞責况九月以後親喪未遠遂忍絳帳錦衣談笑論文乎一言

皇上作人念殷故暫爲行權計然在

皇上不妨行權在大臣必當守經爲光地者哀籲再三

聖意未有不俯允乃竟以治喪九月爲請方今王道蕩平屬在武臣尙許回籍守制况敦詩說禮之大臣豈可覲顏

充位是日 命光地仍遵前旨行給事中彭鵬劾之曰光地閔罹母喪宜哀慟瀝情得請乃已然後 聖主擇人取士之心以光地固辭而彌見光地爲子奔喪之孝得 聖主俞允而益彰忽以三年之通喪請爲九月之給假於禮則倖於情則乖於詞則不順 聖德含容不忽明斥其罪臣以爲宜留者一不可留者十光地由翰林驟躋學士侍郎原因蠟丸封表上達 宸聰完節常經獨蒙異數正當借此教育士類使直才輩出仰答 主恩而有母訃至奉旨留任蓋報稱之心切而哀痛之情微其宜留者此耳

臣以爲不可留者何伏讀 上諭十六章首日敦孝弟以
重人倫督學風化之表也不乞守制而請給假非所以體
上諭教孝意也此光地之不可留者一也臣前任三河
知縣恭逢

太皇太后梓宮經臨伏見校尉換班

聖躬護視 天顏哀瘠至今追慕真誠亘古仁孝臣民皆
當則倣此光地之不可留者二也光地與臣同鄉臣踴躍
涼涼歲一二至獨聞其母訃卽刻赴弔聽其號泣慘若嬰
兒想彼肝腸寸寸斷矣勉強衡文必多恍惚此光地之不

可留者三也先遭閭變頗矢忠貞未聞不孝而能忠者也
請假九月之疏出而天下皆議其後并歎其先此光地之
不可留者四也弗請守制清議沸騰有絕不赴弔者以談
理講道如光地爲圭爲璋倏忽瓦裂此光地之不可留者
五也光地疏稱荷 聖知之深殘喘自効請假九個月不
誤學差僉謂九月大功服談言微刺此光地之不可留者
六也定例生童匿喪應試褫革嚴處萬一犯者起而詰曰
侍郎衰絰何至此光地何辭以對此光地之不可留者七
也學校所以教天下之爲臣思忠爲子思孝故登其堂曰

明倫光地以不祥之身儼然而登奈橋門環視何此光地之不可留者八也本年正月

皇上面議諸臣于禮義廉恥難進易退三申意焉試問光地今日體乎義乎進退難易之謂何悖 聖訓而失本心此光地之不可留者九也度光地之心必曰

君命也誰何敢辭臣聞宋臣富弼母喪五起之固辭且曰起復金章之變禮不可施于平世仁宗許之綱目大書以垂訓後世又宋孝宗起復劉珙六疏固辭發明曰綱目書固辭予之也我

皇上堯舜比隆敦孝敦忠必無有辭之而弗允者矣此光地之不可留者十也數日之內長安道上無不指光地爲貪位而忘親司文而喪行大損其生平是在

皇上神其用重其罰加之意而已疏八傳旨詢問鵬又疏言

皇上令光地在任守制或以此試光地耳光地深文厚貌道仁道義言忠言孝一式諸此而生平心術品行若犀然鏡照而無遁形所以鑒之之意臣愚不能知使光地而亦不知貪恋苟且而姑爲此給假九月之請外以欺人則爲

喪心若光地而早以自知詭隨狡詐而姑爲此給假九月之請內以欺已則爲挾術兩者均罪光地必居一焉以此赴任不可以此回籍尤不可蓋回籍則母死有知恨其不誠當必陰扼而赴任則士生至性憤其銜恤誰甘面從嗟乎光地當間命而絕不一辭則忍于留矣

皇上卽罰其忍使之在京守制以動示朝若捷之差光地忘通喪而假易以暫則安于久矣

皇上卽罰其妄使之離任終喪以爲道學敗露之恥臣與光地家居各郡然皆閩產也今若此人人切齒桑梓汙顏

伏乞

皇上察光地患得患失之情破光地若去若就之局不許赴任不許回籍春秋誅心如臣所請萬一光地依然督學則光地得售其術故哀其詞曰九月且弗獲命况三年乎而蚩蚩者亦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下售其術上受其名臣鵬實拊膺疾首前疏光地十不可留如稍有涉私是臣責光地以不孝而先自陷于不忠所以跪聽傳旨一一憑鳴以頭搶地嗚咽而不能自己疏入與前疏並下九卿議令光地解任不准回籍在京守制從之五月步

軍統領凱音布奏新修天壇一應沙路應派兵看守往來人止走雨旁勿行中路

上曰修葺道途專以便民不許行走修之何用若云禁行中路則看守之人必並禁及兩旁殊于行人不便仍聽人照常行走後若毀壞令步兵稍稍葺治

諭禮部尙書兼翰林院掌院學士張英翰林係文學親近之臣向因日講時時進見可以察其言語舉止近日進見稀少講官侍班不過頃刻豈能深悉着將翰林院詹事府國子監官員每日輪四員入直南書房朕不時諮詢可以

知其人之能否以備擢用 閏五月論大學士等朕先慮

翰林官壅滯故用數人于部院衙門所用數人學問皆優

如有翰林缺出仍着開列陞補又論大學士等初四日召

試翰林官于豐澤園

在瀛臺

出理學真偽論此亦書籍所有

成語能賜璣見此輒大拂其意應抬之字竟不抬寫不應

用之語輒行妄用原任刑部尚書魏象樞亦係講道學之

人先年吳逆叛時議奏發兵象樞云此烏合之衆何須發

兵昔舜誕敷文德舞干羽而有苗格今不煩用兵撫之自

定與索額圖爭論成隙後十八年地震象樞密奏速殺大

學士索額圖則于皇上無干矣朕曰凡事皆朕聽理與索額圖何閑道學之人果如是挾仇懷恨乎又李光地湯斌熊賜履皆講道學之人然各不相合李光地曾授德格勒易經光地請假回籍時朕召德格勒進內講易德格勒奏言光地精熟兵務其意欲爲將軍提督皇王若將光地授一武職必能勝任反覆奏請爾時朕卽疑之德格勒又奏熊賜瓚所學甚劣非可用之人朕欲辨其真僞將德格勒熊賜瓚等考試湯斌見德格勒所作之文不禁大笑手持文章地向朕奏云德格勒文甚不堪臣一時不能忍笑

以致失儀而湯斌出又向衆言我自有生以來未曾有似此一番造謠者頃乃不得已而笑也道學當以忠誠爲本豈有在人主前作一等語退後又別作一等語者乎今湯斌雖故李光地德格勒現在也又熊賜履所著道統一書王鴻緒奏請刊刻頒行學宮高士奇亦爲作序乞將此書刊布朕覽此書內過當處甚多凡書果好雖不刊自然流布否則雖刻何益道學之人又如此務虛名而事于瀆乎今將此等處不過諭尔等聞知朕惟以治天下國家之道存之于心此等人議論又何足較哉 尋議兵部督捕左

理事官熊賜瓚于文內用宗廟二字不抬寫又妄用不應
用語顯係不敬應革職拿問 旨免之 刑部等題審擬
太監錢文才毆死民人徐二一案

上諭凡太監犯罪斷不可宥朕觀古來太監善良者少要
在人主防微杜漸迨其勢既張雖欲制之亦無如何如漢
十常侍唐北司甚至人主皆爲所制此非一朝一夕之故
太監原屬陰類性情與常人不同有年已衰老而言動尙
若嬰兒外似謹厚中實巨測必人主英明此輩始無由弄
權朕聞明代諸君將本章批荅委之其能免于舛謬耶錢

文才案記入秋審勿令倖免 七月諭內大臣和托揮特
爾根敦戴青擒厄魯特人至供云噶爾丹于今年正月來
于庫克朔東抗幾爾查克地方居住等語觀噶爾丹前進
情形當是圖根敦戴青而來來至土喇一帶搶掠邊境之
喀爾喀亦未可定可調寧夏歸化城及右衛之兵循克魯
倫河于土喇等處探彼消息尋授領侍衛內大臣費揚古
郎談希福爲將軍作速起程旋以尙書班迪無報似乎無
事又聞噶爾丹有趨歸化城意令右衛兵回右衛歸化兵
即談兵俱回歸化城駐防

上諭大學士于翰林官員內奏舉長于文章學問超卓者
大學士王熙張玉書等薦徐乾學與王鴻緒高士奇等得
旨徐乾學等著來京修書徐乾學之弟徐秉義學問亦優
並著來京乾學未聞命先卒所著憺園集讀禮通考諸書
遺疏進呈並所纂一統志下所司察收 初給事中彭鵬
疏劾癸酉科順天鄉試第一名舉人李仙湄闈墨刊本考
官刪改過多一百八名楊文鐸文理荒謬磨勘之給事中
馬士芳有通賄情弊伏乞親訊如臣言欺罔請斧劈臣頭
半懸國門半懸順天府學疏下九卿詹事科道察議以李

仙舟圖墨刊本係坊肆刊賣非考官徐倬彭殿元刪改楊
文鐸卷磨勘有疵罰停一科別無情弊鵬奏涉子虛且狂
妄不敬應革職鵬復奏會議諸臣聽徐倬彭殿元欺飾支
吾反以臣疏中斧劈臣頭語爲狂妄請親訊爲不敬臣身
犯衆惡乞賜罷黜得 旨彭鵬免其處分徐倬彭殿元均
着休至是鵬猶以論楊文鐸文與廷臣忿爭

上命解任以原品頂帶効力江南河工 掌院學士張英
以編修黃叔琳庶吉士狄億等十一人試國書生疎

論責教習不嚴下部察議 湖北自裁兵之變點猾率指

仇人爲賊黨株連不已巡撫吳璵概不究詎愆其妄訐者
人心大定涇陽屬郡縣爲良吏怙終則糾繩無少貸上以
璵有守有才用爲湖廣總督 八月免廣東南海三水高
要三縣本年分水災額賦 班迪奏安插根敦戴青所屬
四台吉三千餘口于伊魯戴青尋入觀授扎薩克多羅貝
勒 免山東邱縣本年分水災額賦 十一月免直隸安
州等十一州縣三十四年地丁錢糧及江南邳州二十四
年至二十七年窪地民欠額賦 十二月諭大學士閩浙
總督朱宏祚大計疏內有閩省地瘠民稀語豈全省皆然

薄乎原任巡撫張德地署延綏時曾奏延綏邊地并無可
舉博學宏詞之人原任少詹事邵齊遠奏南方之人皆輕
浮不可用朕思賢才生不擇地南人豈盡輕浮二人所言
甚不愜朕心因皆罷斥今朱宏祚又以謬言陳奏不合尋
議宏祚降四級調用從之